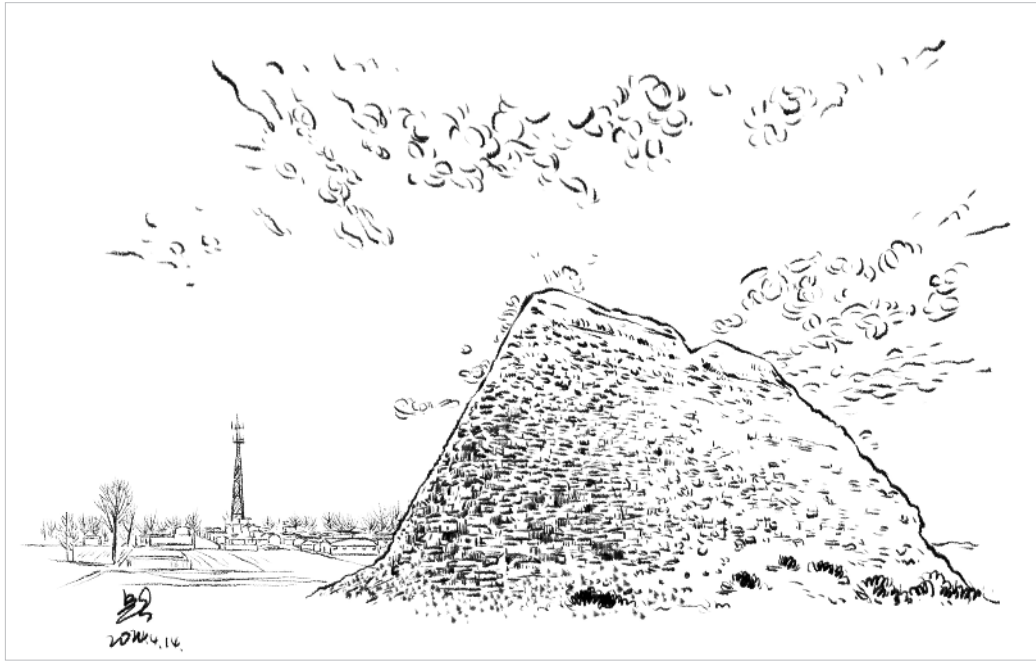


暮投石壕村

◎ 王剑冰



王成彪/图

一觉醒来，窗子已经透白。何时睡得这么安稳？睡眠找到了故乡。这时看清这个石屋，地面竟然是一整块山岩，延伸到屋外。门窗已经老旧，有缝隙的地方透着亮光。一团云悬浮在门口，刚一开门，就热情地溜进来，一些吸进肚里，那个清新。石屋前，云像一道幕布纱帘，一会儿遮住这里，一会儿拉开那里，露出远远近近的山峦，水墨一般。有的山峰像躺卧的少女，不知道有人在看。一声鸡鸣，石壕村醒了。

夜晚真的下了雨，到处湿漉漉的，屋前一棵苹果树，挂满了水珠，摘下一个湿润润一咬，声音漫空回响。幸福真是唾手可得。小屋建在平台上，平台边是另一石屋的屋顶，片片石板泛着雨后的光泽。随便可以找到台阶，或上或下通到各个石屋去。果树从这里那里伸出，红的黄的逗引着目光。野花开得绚烂，无论是山菊、喇叭花还是紫苑、胡枝子，有的在石缝里挤出一扑棱，有的在墙上踮出一大抱，有的在没人走的石阶上踮，有的干脆爬到人家窗户上。从屋里望去，就像鲜活的窗花。

一个山娃子在上方的屋檐处露出脑袋朝这边看。那是另一个墙院，院里响起女人的喊声，那个脑袋随即不见。恍惚间到了眼前，手里举着热腾腾的玉蜀黍，“俺娘让给你的。”玉蜀黍用树枝插着。“你叫什么？”我问。“留根。”我笑了，原以为留

根是个大人呢。

哪里的声音？是碾子，新鲜的玉米在石头的滚动下，散发出让人兴奋的芳香。一个女子在屋顶上摆柿子，一个个柿子摆了一平台。顺台阶上到更高处，看到许多人家都在晒柿子，这里那里，一方块一方块的红。阳光照过来，屋顶像上了一层釉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村子唯一的小卖部开了。里面满墙糊着《山西日报》，日期竟然是1976年的9月，让我迷惑时间似乎停止了。门上有褪色的对联：“山顶石壕喜逢春，世外桃源又经年。”

潮气从峡谷中翻卷上来，聚成浓浓淡淡的云团，在清晨的光线里涌，一会儿就将石壕村托起，让人觉得不是接着地，而是悬在天上，仙境一般。我便成了仙境的一部分。

喊一声出去，一阵阵喊声跟着回来。要是一个钱币撒出去，也会回来一群的钱币吗？在这里，钱、物还有尘世一切让人困扰烦恼的东西，都是那么不值一提，唯有清幻静悟的美。

石壕村多少代都这样生活，这是他们的自在。道路通了，来这里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好还是不好呢？可外面的人还是希望来的，来住一住，清静，静静心。就像疗养一般，回去后快乐地生活。

在远方回看石壕村，还是那么小，像个盆景，或是雕塑，在早晨的光线里。



又到樱花季

◎ 苏永生

又是一年樱花季。那天上午，天气不错：气温23摄氏度，较前几日高，微风。虽有点雾，但也算是难得的赏花天。10点左右，我和妻子来到中山公园，此时雾完全消散了，蓝色的天空澄明透亮，人的心情更觉愉悦。

进入中山公园，向右一转，就是著名的樱花大道了。60多年前，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就是走这条路来赏樱花。那些年，跟随父母来过好多次，但赏花的印象却模糊不清，只记得大人们那时对于“樱花会”的兴致是很高的。一到这季节，邻居们见面，往往问是否去赏樱花。

老青岛人，不去一次中山公园看樱花，就觉得过不去这个春季！

樱花大道上游人不少，但由于是工作日，不算太多。路两边的樱花树像盛装的少女迎着游人，白色粉色的花朵连绵成片，几乎遮蔽了树干和树枝，如鲁迅先生说确也像绯红的轻云。不过在树的边缘，也总有伸出树枝，带着满枝的花朵，相伴蓝天，显出与众不同的美丽。

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道旁的草地上快乐地跑啊，跳啊。不由地想起我们的童年，那是多么遥远的过去啊。坐在轮椅上的一位老人进入我的镜头。他由一位中年女性推着来赏樱。那年，我和小弟也是这样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看樱花。一个冬天不能出门，到了春天，父亲也没有说要赏樱。但青岛人怎么会没有赏樱情结呢？那天我开着车，载上轮椅。把车停在西门外。小弟和我轮流推着父亲，到樱花大道，来回走了一段。父亲不大说话，只是静静地观赏、观看。那是一段珍贵的记忆。

我和妻子慢慢走，一路拍点照片和视频。不知不觉到了南门。近年来，恢复了喷泉池里玩水儿童的雕像，给了老青岛人一个回忆的机会。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在这地方照相留念。这里也真是特别适合，往北是长长的樱花大道，水池两边除了盛开的樱花，还有好多棵大梧桐树，大概是百年前建园初期所植吧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父母二人劫后余生，回到青岛，就在这里留下过合影。我和妻子80年代中期调回青岛，也在这里照过相。我敢肯定，每一个青岛人，家里都有这里的相片。

“樱花雨！”一个女孩惊喜地叫着。没错，是樱花雨。歌里不也有“花雨漫天飞扬”的句子吗。那真是写实，而绝非夸张。我注意到，花瓣飘落的过程，竟是那样有诗意，漫天飞舞的花瓣并非从高处直直地落下，而是合着风的旋律婆娑起舞。有的斜着落下，有的落到一半还没落地，像不舍得离开树枝，又回旋飞舞，最后才决然放弃，轻柔地拥抱大地。风过的地上，已被落花铺成花毯，异常美丽，却又令人惋惜，甚至会有一点伤感。

我和妻子慢慢向北走。离了主道，空地多，很多人在樱花树和别的树下，铺个垫子坐下，伴着樱花享受春光。那边，有一些韩国人，穿着民族服装，正在载歌载舞；这边，一支老年人的乐队在演奏，一位女歌手，也是有些年纪的，和着伴奏唱歌。一曲终了，围观的人们纷纷鼓掌叫好。

不觉来到原先的儿童乐园一带。那几棵大悬铃木还在，其中最大的一棵，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。它的树枝四下伸展，直插云霄。那一年，也是我们小家庭刚回到青岛，来游园时，为女儿在这棵大树下照过一张相，她那时三四岁，活泼调皮，摆出一个造型。一转身，女儿也人到中年。大树还在原地，保留着它似乎不变的容颜。

从近年来才恢复旧时模样的老中山公园的石头门垛大门走出，已是午后时光，感觉要起风了，是回家的时候。

每年的樱花花开花谢，每年的赏花人来来去去。老青岛人的樱花情结，饱含对人生的热爱、对亲人的怀念和对岁月的留恋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青岛的街道

◎ 郑成南

青岛的街道很有特色，几乎都用国内城市的名称命名，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街道，就如游走于中国地图上。

青岛跟山城重庆不同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，青岛的道路是连绵起伏，有些道路的坡度还很大，有翻山越岭之感。乘车步行问题不大，如果骑车下坡自然很爽，上坡就有些难度，所以在青岛不适合骑车。我在青岛的那段时间，住在杭州路上的出租屋里，那条路坡度就很大。

青岛的街道依山而建，有宽有窄，窄的巷子勉强能过一辆车。

这里的老房子，许多都有些年头了，斑驳的墙，或依附三角梅，或攀附着爬山虎，偶尔有一两枝月季傲慢地从墙头探出来，很有些特色。有些路段没有房屋，只有高大的树木，偶有鸽群从头顶飞过，送来呜呜的声音。

这里的生活节奏慢，常看到老居民坐在自家门口喝茶聊天，看到我走来，总问我是不是日本人，一开始我不理解，后来知道，是我个子矮的缘故。听说我是温州人，立马夸温州人聪明。在青岛做生意的温州人很多，卖电器的、卖服装、卖鞋子的、理发的，到处都能听到熟悉的温州

话。青岛有条温州路，在那里做生意的大都是温州人。

这样的老巷子也是热闹的，灯火初上时，烧烤摊子就摆出来了，摊子不大，就摆着两三张桌子。客人都是周边的居民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烤串，青岛啤酒一扎一扎喝，喝着聊着，尽兴了，有的干脆露出膀子。这样的小摊子最接地气，最具烟火气。

走在老城区，能看到殖民时期的痕迹。房顶是红色，衬托着蓝天碧海，注定了她独具特色的魅力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在青岛当推销员，推销一款口香糖，我背着包，徒步穿梭于大街小巷，遇到商店就进门推销。那段时间，我见识过许多人，或热情，或冷漠，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数青岛人都是热情的，笑脸相迎，即使不要口香糖也委婉相拒。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人间冷暖。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，短短两个月时间，我几乎走遍了老城区的街道。

每天早上，我选择一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，然后顺着路线慢慢往回走，为什么要选择往回走呢？我觉得，这样的行走是有目的的，朝着目的

地行走，总有到达的一刻，便有了信心和期盼。

我去过游人众多的栈桥、有特别意义的五四广场，那里有高楼大厦，现代气息很浓，不过还是走在树荫掩映的小巷子觉得舒适。当然吹来的海风都是一样的，湿湿糯糯，沐浴的阳光也是一样的，柔柔绵绵。

靠双脚丈量一个城市的距离，那是深入城市的内脏，漫步在纵横交错的血管里，慢慢品味其精髓的独特体验。踏在那些富有沧桑感的地砖铺成的街道上，脚步的啪嗒声里传来历史的气息。面对陌生的城市，心里总难免有些惶恐，不过看着那些熟悉的街名——浙江路、温州路，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立即感到被这座美丽的城市包容了。

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城市，你就得去她的老城区，漫步于那些墙壁斑驳的老房子组成的街巷里，这里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都充满烟火气和岁月的痕迹，老人们的家长里短，听起来并不琐碎，反而觉得亲切，是日子，是风景，把平常日子过成了风景。这些气息慰藉了岁月，也能慰藉你的心灵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


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共同呵护绿色家园